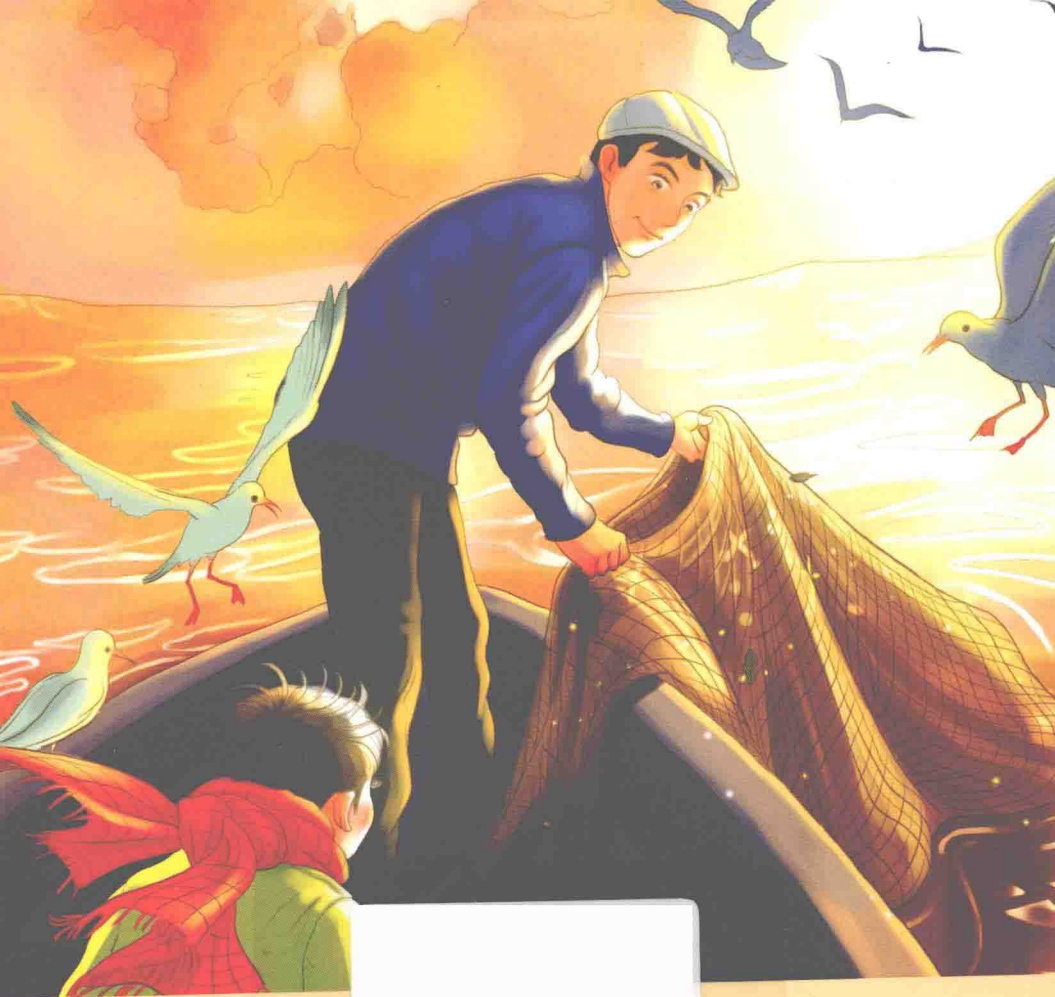




感受坚强,学会担当

父爱的世界

系列

阿男/著

时光里的承诺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ARCTIME
时代出版

父爱的世界系列

时光里的承诺

阿男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里的承诺 / 阿男著. —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6
(父爱的世界系列)(2015.7 重印)
ISBN 978-7-5397-7884-6

I. ①时… II. ①阿…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4346 号

FU'AI DE SHIJIE XILIE SHIGUANG LI DE CHENGNUO

父爱的世界系列·时光里的承诺

阿男 著

出 版 人: 张克文

策 划: 何军民

责任编辑: 陈明敏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hao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35mm × 900mm

1/16

印张: 14.75

字数: 13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978-7-5397-7884-6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窗外的树叶早已知道了一切	1
第一章 咄	6
第二章 凉凉甜甜的豆腐软	15
第三章 繁新	24
第四章 夕阳·繁星	29
第五章 扎钢丝的诗人	33
第六章 填补	39
第七章 拥抱大地	45
第八章 上学去	47
第九章 想当年,我的老师	50
第十章 那时候,我的同学	54
第十一章 好人活得比较累	58
第十二章 和平饭店	62
第十三章 五马街	67
第十四章 灯盏糕·猪油糕	73
第十五章 迎接我的大黑狗	77
第十六章 再见奶奶	82
第十七章 活一辈子,爱一个人	88
第十八章 上学,数砖	91
第十九章 别瞧不起脓包	94

第二十章	电影	100
第二十一章	爱的方式	105
第二十二章	一双洋钗	110
第二十三章	包中包	115
第二十四章	去渔村,当渔民	118
第二十五章	大海的味道	123
第二十六章	有洞的墙	130
第二十七章	出海	132
第二十八章	夕阳无限好,鱼没有捕到	135
第二十九章	多了就疯	139
第三十章	清水蛸蛸	144
第三十一章	耍把戏的人	148
第三十二章	我被打了	154
第三十三章	遗传	160
第三十四章	物极必反	165
第三十五章	白月鸥	170
第三十六章	学不会游泳	173
第三十七章	吞噬	177
第三十八章	阳光耀眼,人落泪	187
第三十九章	别了,鳊水村	192
第四十章	再去上海	195
第四十一章	又被打了	198
第四十二章	玻璃碴做的心	203
第四十三章	活着就有希望	207
第四十四章	梧桐叶子微微黄了	211
第四十五章	晨光	215
第四十六章	黑夜	218
第四十七章	望新,归去	222
尾声		228



窗外的树叶早已知道了一切

我想懂得很多很多，告诉你很多很多，这是梦想……

这是我父亲对我说的。

我不像我父亲那么聪明，我所知道的，都是他对我说过的。我因为继续活着而有幸模模糊糊地收获一点关于真理的认知，到最后总会发现那只是一个翻版而已，是父亲早已透露给我的信息的翻版。

我稍一抬头，就能看见书桌上那个实木相框，没有上过漆，却无比光亮，里头放着父亲年轻时的一张黑白照片，破旧的贝雷布帽下面是一双有神的大眼，充满了好奇和希望。相框旁立着一个手工制作的玻璃沙漏。阳光温暖了细碎的流沙，细沙贴着玻璃壁缓缓滑过，发出温柔的低吟……窗外枯黄的树叶在冬日的暖阳里少了些即将凋零的哀愁，欢呼雀跃地沙沙作响，好像早已知道了这一切。

父亲找了我两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块岩石的背后发现了我，我等待着他的教训。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对他发脾气，他肯定很生气，要么打我，要么骂我，或者两者兼有。海风已经吹干了我脸上的泪水，但我不准备求饶。想到他的“惩罚”马上就要降临了，我难过地低声抽泣，倔强地等待着。可是父亲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而是在我身旁立了许久，然后蹲下。

我越想越委屈，又开始流眼泪，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明天我不去上学了！”这多少带了点负气的味道。

“好。爸爸也不喜欢这里，出海捕鱼不是我擅长的事。”

父亲答应得如此轻松，我反而愣住了，并没有特别开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小题大做，把自己的委屈放大了，其实事情没那么严重。

那时，我读小学四年级，和父亲来鳊水村快一年了，在鳊水村小学读书也快一年了。鳊水村的小学校在滨海一带小有名气，每个年级至少有三个班级，一个班级的人数能达到四五十。那真是我读过的最大的小学了，从学生人数到占地面积，都是最大的。我在这座牛气的小学里迎来了生活于鳊水村的第一个元旦。学校举行文艺汇演，每个班级都得出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大家想不出特别有创意的节目，不是唱歌就是跳舞，跳舞多过唱歌，并以群舞居



多，为的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这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台上的孩子们无一例外都会被打扮得面目全非。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我还小，但是已经不能认同老师们那种大红大绿的审美观。不过，就算如此，想归想，我还是不希望自己能幸免，尤其不希望全班十七个女生就我一人能有此“幸运”。当班主任高老师在课堂上报完参加跳舞排练的女生名字后，我坐在位置上一动不动，默默地感到了一种哀伤，我偷偷地想藏好它，不想让人发现。

一节课下来，我没有哭，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听到铃声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可惜这个时候，善解人意的高老师让我跟她去办公室。莫非她明察秋毫，知道了我内心的难过？我惴惴不安地站在她的面前。

“候普，不是老师不让你跳舞，实在是时间比较紧。你以前应该也没跳过舞，老师教起来会比较费劲，你懂吗？”

我懂了，可是我哭了。不是因为知道原因而哭，而是因为她特地拉我到办公室专门解释给我听，让我觉得倍感羞辱。

晚上吃饭时，父亲察觉到了我的异样——我一声不吭，还红着眼睛，吃饭动作也很机械，连爆炒九节虾都没有引起我太大的情绪波动。我告诉了父亲缘由。父亲把筷子往桌上一拍，骂了一句，二话不说，拉起我往外走。我承

认自己当时有点被他吓到了,不知道他要干吗。如果我知道的话,是死也不会跟着他一路唰唰唰地去高老师家的。

“你一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父亲劈头就是这么一句。

我顿时呆若木鸡,立在那里,手脚不知道往哪搁,眼睛不知道往哪看,觉得丢脸极了。我的父亲居然带着他的女儿闹到老师家里去了?在我看来,这是极没格调的举动。让我不至于羞愤而死的是,幸好他措辞文雅,不像方呀宝的母亲一去学校就成笑料。可是我隐约感到,我和父亲离笑料也不远了……门口聚集了很多。

“候普一股灵气,你凭什么觉得她就学不会!就算你心里这么想,你也不应该说出来!作为一个老师,你不知道这样说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心吗?再说了,全班十七个女孩子,就她一个人落选,你让孩子心里怎么想?你做的这是什么狗屁事!”

父亲最终还是在众人面前爆了粗口。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我要逃,逃离高老师家,逃离人群,逃离父亲。而我也真的这么做了,父亲没注意到我的举动。人群中有人拉我,被我甩开了;有人对我说话,被我挡在耳外;唯有父亲的声音穿越人群的指指点点向我传来。

“你竟然如此眼拙,看不见她的聪明,我敢说,她是你

班上最聪明的孩子！”这句话明显得罪了所有在场的同班同学以及他们的父母，人群中一阵骚动。父亲还在继续：“候普什么事情都能做好，只要她愿意……”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捂着耳朵，一路狂奔。

不知道自己跑了多久，最后蹲在地上，靠着岩石大声哭，不是为不能跳舞而哭，不是为高老师的解释而哭……而是因为我深爱的父亲，他今天让我丢脸了！

冬天的海风一吹，月光显得特别冰冷。父亲蹲在我的身旁：“你老师说了，不让你跳舞不是因为你特别笨，而是因为你没一条裙子。她又不能要求学生为了一次活动而让家长出这个冤枉钱，所以不是因为你笨，是因为我穷。”

已经干了的眼睛再一次涌出泪水，我拼命地摇着头：“你说过，我们不穷，只是钱不多！”我不再管丢脸的事了。他疲倦、落寞的表情让我深感陌生，我觉得自己伤害了他。

父亲笑了，抹掉我眼角的泪：“嗯，不穷。我们活着就是富有的，可以希望，可以梦想。只要笑着面对每一天，相信我，生活绝对不会弃活人于不顾。有我在，你没有裙子也能做公主！相信生活，你总能幸福。爸爸不会丢下你！”

这是父亲给我的承诺。他的承诺和决心从他带我离开于禾村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轻轻地、缓缓地流淌在时光里。

第一章 啪

啪！

奶奶毫不留情地甩了我一巴掌。

从我有认知能力以来，奶奶不喜欢我甚至痛恨我是我最深刻的认知。这次被打是因为七岁的我没扶稳一岁半的小表妹，让她栽了个跟斗。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表妹，感谢奶奶，感谢她那一巴掌，感谢那一巴掌发出的清脆声，感谢我迅速红肿的脸……因为在那一刻，父亲正好跨进了门，看到了这一切。奶奶一阵错愕，不知道是因为本该冬天过年才回家的父亲忽然在还不算太冷的秋天回到家，并且还是在晚上，还是因为打我打得如此顺手被父亲撞个正着而尴尬。父亲和她吵了起来，我站在旁边，有点呆，记不清他们具体吵了什么，总之是关于我的。

末了，父亲抱起我走出了家门，快到院子门口的时候又折了回去。我不明所以，只见他从里衣的口袋里掏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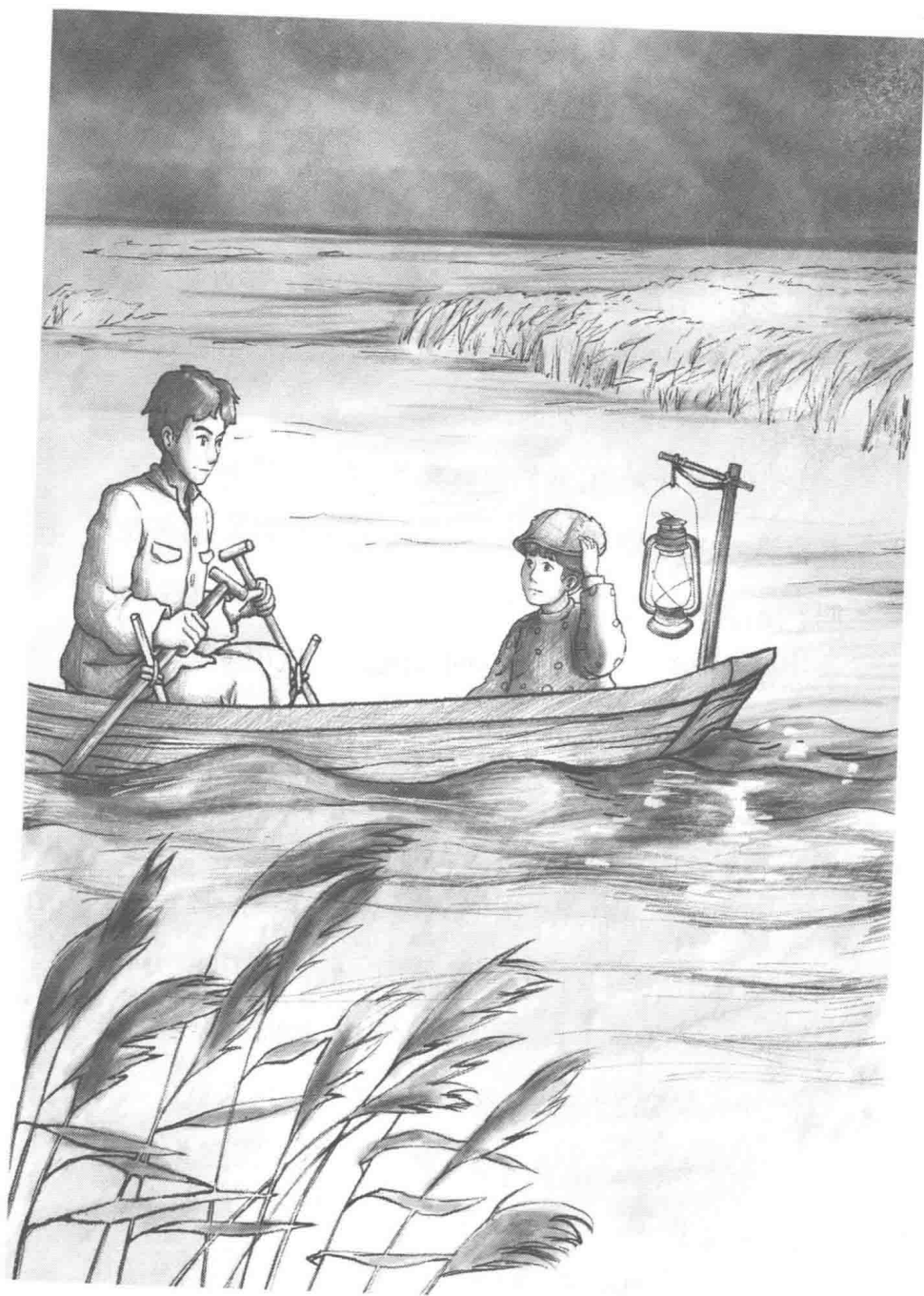


沓不同面额的钱放在了饭桌上,没有说话,奶奶也没说什么。我看了一眼桌上那沓花花绿绿的钱,转过头,靠在父亲肩膀上。

父亲抱着我一声不吭地走到了河边,问:“跟我走吗?”我看了看那条小船,又看了看他的脸,点了点头。父亲笑了:“我不会丢掉你的!”语气里透出真诚和内疚,就好像他曾丢过我一次似的。

“这船是我租的,我们划到城里,把这小船还回去,去登轮船,大概要划上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是多久,你知道吗?嗯,大概看两场戏的时间。哦,你应该没去看过戏,那就大概是你吃十五次饭的时间,你吃一次饭用多长时间?以后我会教你认时间的,现在你想睡觉的话可以躺下来,冷吗?”他可能把我当呆子了,我是认识时间的,也听说过看戏是怎么回事,不过我不介意,他的声音很好听。

船桨划着水面,夜色中隐约可见许多芦苇。那个时候的秋天比现在要凉许多,他把帽子摘下来扣到我的头上,帽檐遮住了星光,只能看见船头的一盏煤油灯,微弱的光在风中飘飘荡荡。我感觉这一切都美好极了,美好得让我一直在摇头。父亲看我对他说话的反应仅仅是摇头,便无奈地看了我一眼,我很不安:接下去,他会不会像奶奶一样厌恶我?可能我的情绪表露得太明显,更可能是他太聪





明,读懂了一个小孩子的心情。他朗声笑道:“候普,你小子真是跟我不像啊,我一直嫌弃自己话太多,想不到我儿子这么呆愣,以后我教你说话,你教我呆愣,怎么样?儿子!”他说到“儿子”两个字的时候神色有些古怪,而我显然没有过分在意这两个字有什么具体的含义。就像奶奶经常叫我“赔钱货”的时候,我也不晓得这三个字于我有什么意义,只是我虽然呆愣(我不是很乐意承认),却也能从她的表情里知道她是在骂我。片刻之后,他笑了,看他笑得开心,我也笑了,不过那时我感觉到“呆愣”不是什么好词。他一脸期盼地看着我。我不知道他在期盼什么,可能是我的回答吧。

“我会说话,也教不了你如何呆愣。”我说完,他就哈哈大笑伸过手掌来拍我的肩膀,差点把我拍到河里去了,不过一点都不痛。我稳了稳身子,也对着他笑。

奶奶的家越来越远了,那里不是我的家,也不是父亲的家。在那个小小的心灵里,我竟生出一股从此跟着他浪迹天涯的豪情。当然这感觉是后来的我才辨明的,当时只是想跟着他。他是我爸爸,我是他的孩子,我们在一起,是从那个夜晚开始的……

“你刚刚为什么不躲?”他的两只眼睛在微光中炯炯有神。

我看着他，没听明白。

“刚刚你的奶奶，也就是我的妈妈，打你的时候，你干吗不躲？”他可能会渐渐发现，也许已经发现，跟我讲话和沟通是件有一定难度的事。我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他的错，因为他忘了我是个七岁的孩子，而当他记起我才七岁的时候又把我想成什么都不懂的三岁孩子。我奶奶是他妈妈，这事还需要一本正经地说明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虽然我喜欢跟他讲话，而我也感觉到他喜欢和我说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躲。奶奶每次要打我的时候，我都感到恐惧，但确实没有一次想过逃开。我为什么没逃开？我也不知道。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我无辜地看着他，怕他因为我的沉默而失望，可又实在不知道说什么。那是个还不擅长撒谎的年纪。

“不要习惯被打！”他对我说，温和而有力，“没有足够被打的理由，谁都不能随随便便打你，就算亲人也不行。我也不可以打你，如果你在不该被打却被打了的时候，就要懂得反击，没有能力的话，至少要逃脱。不过，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我听得一知半解，尤其是最后一句。当时，我看着他

的眼睛,有点害怕:这句话听起来太有歧义,好像在说,如果他要打我,我是没有能力反击也没有机会逃脱的。我单单因为最后这句纠结了,前面的那几句好像成了没有意义的音符,在夜风中飘远了。以后,我才明白这是他说话的其中一种方式——绝无恶意却模棱两可。他所说的不会给我这个机会,是他从来没有轻易打过我,印象中只有两次,而对于这仅有的两次。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理解并且从未真正埋怨过他。

“候普,困了吗?困了就躺下睡会儿。”父亲荡着船桨,一派悠然。或许是真的困了,我看着他的面容竟有些模糊起来,他好看的笑容在夜色里很不真切。我恨不得把全身的力气都用来支撑眼皮,因为我害怕一闭上眼,等再睁开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依旧躺在奶奶家的床上,刚刚过去的个把小时里发生的一切都仅仅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被打巴掌的夜晚里做的美梦。我心里很忧伤,害怕得想哭,可是我毕竟年龄还小,力气有限,眼皮又太重,只能认命地趴在一旁的稻梗上睡着了。

等我再一次睁开眼的时候已天亮,肯定是我临睡前的表情太过幽怨,悲伤得太明显,我还没来得及理清思路,就看到父亲一脸好奇地看着我。见我睁开眼睛,他眨了眨他的大眼,伸出他的食指戳了戳我的鼻子。我揉了揉

眼睛,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竟然是真的!这让我不由自主地咧开了嘴,呵呵傻笑起来。

“是个傻子?”父亲在这句话前没加上“你”,由此推断出他询问的对象不是我,可能是在问他自己。但是显然他对我了解不深,因为从我出生到那时,他没见过我几次面。

我不喜欢他的这个问题,无论他问的是他自己还是周遭的空气。我尽可能地睁大眼睛,一字一顿道:“我不是傻子。”

父亲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发讪笑:“呵呵,呵呵,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没说你是傻子,我可没说。再说了,你要真是傻子,那也是我女儿……”

“女儿?昨天晚上你叫我儿子,现在又叫我女儿?那我是你儿子还是你女儿?”我不是傻子,但我弄不清自己的性别。原因一,我从来没有像村里其他小朋友一样有至少一条像样或不像样的裙子;原因二,我的头发从来没长过耳朵,每逢长长一点,奶奶就会操着她剪番薯藤的剪刀来消灭时光在我可怜的头发的留下的那一点可怜的痕迹;原因三,我的名字非“婷”非“洁”,也非“丽”和“芳”,我们村我这一辈女孩子的名字较之上一辈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完成了由外而内的探索,我大姑叫兰花,小姑叫小莲,